

民俗采风

揉进白面里的年味儿

小非

记得周有光先生说过，中国的传统节日，人文性质的不多，除端午之外，大都与天文现象有关。不过，升斗小民是难以掰扯清楚这些的。

农耕时代，人们连最起码的口腹之欲都难满足，只能压抑旺盛的生理需求，崇尚节俭，不过，隔三岔五，总得找个借口吃点好的，打打牙祭，如此人们方能感觉些许希望，节庆当然是最好的理由。

只要有点说辞，就会冒出个节日来，虽然主题大多关乎天文，但民间解读里，还是融进了许多与“吃”相关的内容，甚至喧宾夺主。

春节之外，元宵、清明、端午、中秋、重阳、冬至亦属重要节日。至于“二月二龙抬头”“七月七鹊桥会”等许多名堂，就数不胜数了。

几十年前，在北方农民的口粮中，小麦的比例很低，白面自然就很金贵。这么金贵的东西，只能留待节日享用。平日里，家家户户都是苞米面、地瓜干……

不过，农忙之时，女人们也会在豇豆面、胡黍面、地瓜面或是玉米面中掺上点白面调剂一下。杂粮粉虽然缺少面筋，但与白面揉在一起后，就能擀皮切面了。

豇豆面条撂在一大锅汤里，捞出碗干的给出力的男人后，其他人家碗里也就只有数得过来的几根了。不过，那碗面汤依然可以香香嘴，孩子们还是吃得津津有味。

许多人非常怀念那段岁月里母亲做的烂面汤，除了味蕾的因素，就有些“珍珠翡翠白玉汤”的意思了，实乃酸楚之事。

新麦子下来那几天，是人们热切盼望的日子。麦子粉碎罗好后，可以敞开肚皮吃顿“卷子”（馒头）。此等享受，一年只有两次，下一次就要等到过年了。

元宵汤圆，端午粽子，中秋月饼，南北皆然。其他节日，胶东一带也就是包子、饺子或者面条了。

当然，过年还是隆重了许多，一年之始，马虎不得。此时亦是农闲，时间相对充裕，尤其是北方，天寒地冻，也做不了什么，年味儿折腾得就比南方浓一些。

胶东半岛一进腊月，似乎就来到了年口。从小年开始就更忙活了，炸花鱼、炸丸子、炸面鱼，打年糕、蒸饽饽、包饺子……

渤海湾的“劳子鱼”或曰“劳板鱼”，学名“鳐鱼”，舟山一带称之为“花鱼”。奇怪的是，鳐鱼干水发后裹上白面酥炸，我们这里也说成了“花鱼”。是因年节之故要用美称，抑或是历史演变中的遗存，不得而知。

花鱼属葷菜，丸子是素的，水焯萝卜丝佐以葱姜调好味道，再用白面搅和成团油炸，亦是美味。说来说去，这两道硬菜，依然离不开白面。

鲳目鱼学名“半滑舌鳎”，广东

人称之为龙利鱼，形状扁长，肉质细嫩，品质上乘，由于获取不易，人们只得在遐想中，用醒发好的白面仿制，油炸后美其名曰：“炸面鱼”，这是过年时最受欢迎的主食。不过，老烟台人，也就是芝罘一带的原住民，却把它叫成了“草鞋底”，外观倒是挺像，与食物联系在一起后，就不太舒服了。哪像岭南人家，明明是鸡爪子，却偏偏说成了“凤爪”。

面鱼人人爱吃，然而花生油金贵，不能管够吃，主打的还是饽饽。它与馒头的最大区别，在于多了道“戗干粉”工序。也就是说，要在发酵膨胀的面团里掺入干面粉不停地揉和，如此循环往复三四次，蒸熟后才有嚼头，撕一块扔进嘴里，特别劲道。

饽饽出屉后，花鱼和萝卜丝丸子也炸好了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大快朵颐，生活的滋味儿就出来了。不过，饱餐一顿后，其余的都要放在院子里冻上，留待正月里慢慢享用。

蒸饽饽时，还要顺带做些巧果，把面团塞进木质模具里按紧后，倒扣出来，千姿百态的动物形象就呈现在了眼前，煞是可爱，年岁小的孩子特别喜欢。

除夕之夜，更岁交子，饺子取其谐音，子夜时分方能享用。不过，胶东亦称“箍扎”或曰“馉馇”，面皮放上馅儿后用力一捏，就箍扎在一起了。

有些会过的女人，到了这个当口，给自己箍扎的那几个饺子，还是要掺上点地瓜面或是胡黍面什么的，甚至一整年也舍不得吃顿纯白面食物。

饺子之外，要弄几个菜喝杯酒。除了花鱼、丸子，白菜粉条里或许还会有点豆腐甚或猪肉，这就很不一样了。

彼时上级号召大力养猪，几乎家家户户的圈里都供奉了“天蓬元帅”，不过，屠宰时要送到公社供销社采购站，不能随意宰杀。采购站按牌价收购后，可以留点肉给你，但要扣钱。猪头、杂碎、板油最为紧俏，是很难买到的稀罕之物。

第二天就是新的一年了，一大早还是吃饺子。勤快的女人打个盹后，现包现煮，图个新鲜；不太讲究的人家，头天晚上剩下的熥一熥，也就对付过去了。这顿饭，反倒不如除夕夜里正式。

早饭后就是拜年，五服之内的本家、村里的长者，都要走一圈，然后就是东家走，西家窜。天近晌午，就在平日里走得近的人家中坐下了。也不用太忙乎，地瓜干酒端上来，还是那几个菜。喝得差不多时，饽饽切成片熥好上桌，然后约好下一顿去谁家，这顿饭差不多就结束了。

蓬莱地界，初一在村里拜完年

后，初二要上娘家，初三则要去丈人家，然后就是舅家、姨家……孩子们都巴望着“出门”，待在家里，饼子、地瓜这些老一套又开始当家了。

出门大小都是客，为了那顿饽饽……孩子们宁愿跑几十里山路，虽然转回家后又是饥肠辘辘，起码中午过了嘴瘾。

出门不能空手，胳膊上拐的篓子里，依然是普通的白面制品：饽饽、面鱼、巧果。好一点的要加包桃酥，还是白面制品，只是高级了不少，六毛钱、六两粮票一斤，半斤十片，封成一长溜，两溜捆成一包。桃酥轻易不能启封，要在亲戚间倒来倒去，一直到包装纸完全被油浸透，甚至放到变质后还是舍不得吃，令人唏嘘。

吃商品粮的城里人，虽然白面的比例多了些，但苞米面、地瓜干等粗粮依然不少，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年节就是期望有好东西吃，然而那些好吃的，几乎都离不开白面，感觉整个节日都被揉在了一大堆面团之中。

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乡亲们的日子迅速改善。1985年麦收时节，我回了趟老家，表弟炫耀地对我说：如今日子好多了，“卷子”管够，愿哪“速”就哪“速”。

彼时北方地区商品粮供应还有粗粮，农村先行一步，一时好过城里。直到1992年10月1日开始，粮票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。

然而，似乎一夜之间，白面的金贵地位开始弱化，替代食物眼花缭乱，过年时饽饽、饺子虽然还是主食，已经名不副实。琳琅满目的海鲜、蛋禽及畜肉，渐渐改变了人们昔日的饮食习惯。

有人说，现在的年味儿淡了，穿新衣、吃好饭成了平常之事，自然就缺少了新奇感。

很多年前，听过阎维文那首《中国的年》，心中有些感动，其实是喜欢里面的几句歌词：“奶奶的皱纹里，蕴藏着年的故事；妈妈的笑容里，饱含着年的祝愿；爷爷的酒壶里，盛满了年的喜悦；爸爸的目光里，诉说着年的变迁。”

上了年纪怀旧，其实反倒是图个新鲜。青砖灰瓦的老宅，院子里是拧成辫儿的苞米棒子和大蒜，墙上的干辣椒在漫天鹅毛大雪的映衬下愈发红艳……窗外天寒地冻，屋内暖意融融，一家人围坐在炕桌旁，地瓜干酒烫得热乎乎的，夹个葱姜味儿十足的白菜猪肉馅儿饺子，还要蘸上口蒜泥儿，掰一块饽饽扔到嘴里，嚼得腮帮子都累得慌……

不过，这只是脑海中的一幅图景罢了。人们真正眷恋的，无非还是一家老小聚在一起的那种感觉。就像一堆白面，揉成面团儿后，就难以分开了。



挂红

林红宾

苏家店镇位于栖霞市西北部，西接龙口，东临蓬莱，其东北面石峰突兀，是小有名气的自然风景保护区，内中有一小石山，名曰“三县顶”，意为三县所共有。当年我得便就到那几个村里采访，对那里的民俗风情、逸闻趣事烂熟于心，犹记得一种“挂红”风俗别有情趣，寓意时来运转，日子红红火火。

山里生活平静如水，唯有男娶女嫁、生儿育女，才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。大家循规蹈矩，备礼份行人情，主人自会设宴款待，宾客欢聚一堂，放量畅饮，好不痛快！鉴于这个缘故，村民们对于这些充满人情味的活动格外关注。这不，杨守泉的媳妇就要临盆了。那些在街头的婆娘说，他媳妇腰板显粗，臀部不大，保准生个女孩。当晚，杨守泉的媳妇分娩，果然是个女孩。杨守泉正盼望着生个女儿，眼下如愿以偿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天刚放亮，杨守泉打开街门，不由得一愣，门楼上垂下一块红布，是谁消息这么灵通，一早前来“挂红”？出去一看，竟有5块红布，心中顿时暖流奔涌。

“挂红”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，谁家要是头胎生了男孩，与其交情深厚的村民就要趁傍天亮悄悄地到其门前挂上5尺红布，以示贺喜，有单独去挂的，也有几个人凑份子买上好的布料去挂的。喜主收下红布后，自会揣摩出是谁来挂的，紧接着就要登门致谢，并约定孩子过“十二日”时，务必前去赴宴庆贺。吃过早饭，杨守泉开始造访几个挚友，向他们报喜，并问起“挂红”的事，很快找到4家，剩下这家，问了好多人，都说与己无关。他苦思冥想，就是揭不开这个谜底。蓦地，他想起了谭深。杨守泉与谭深一向不睦，原因出在父辈们身上。那年，谭深的父亲结识了一位南方商人，每年秋天到广州卖苹果，总能卖个好价钱。杨守泉的父亲与谭深的父亲关系不错，便将自家所产的苹果委托他拉到广州销售，谁知事与愿违，谭深的父亲归来后说那边行情不好，苹果滞销，当地气温又高，结果全部烂掉，血本无归。有人说姓谭的太鬼，十有八九花了昧良心的钱。杨守泉的父亲嘴上不说，心里却系了个“疙瘩”，见了谭深的父亲也不搭理。两位老人也都忧郁成疾，直到临死也未重归于好，这个“疙瘩”直到儿子这辈也没解开。

杨守泉是个性格开朗的人，暗自思忖，当真是谭深前来“挂红”，若不登门致谢，就太失礼了，于是便去了谭深家。谭深一见杨守泉来了，乐呵呵地说：“杨老弟，大哥给你贺喜啦。”杨守泉不由地一怔：“果然是你挂的‘红’？”谭深直言不讳：“你家添了孩子，我理应贺喜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。”杨守泉说：“话虽这么说，但咱们两家多年不来往，你这么做可是将了我一军。”谭深说：“说来话长，我父亲临终时对我说过，当年贩那趟苹果确实赔得太惨了，不可避免地让人说三道四。上一辈子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咱们两家同喝一井水，要和睦相处。”杨守泉说：“大哥，你说到我心坎上啦。今天正式预约，我女儿过‘十二日’那天中午，一定到我家坐坐。”谭深爽快地答应了。

“十二日”那天上午，杨守泉将岳母亲手做的红旗挂在门楼上，以示家中添丁。谭深践约而来，还携带一份厚礼，两家人握手言和。客人们接踵而来，乍一见谭深也在场，无不感到惊讶。大家拉了一会儿呱，见客人来齐，便按资排辈入席坐定。杨守泉特地把岳父和谭深分别安排在首席上。谭深再三推辞，怎奈盛情难却，只好客随主便。菜上四道，酒过数巡，杨守泉举杯敬酒：“我添了个女儿，承蒙大家赏脸，衷心感谢！”说罢与客人一一碰杯，大家一饮而尽。杨守泉最后说：“今天我尤为高兴的是，谭深大哥能主动为我‘挂红’贺喜，这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。他这么做就像帮我拆除了一堵墙，我要敬他两杯。”客人们纷纷端起酒杯，气氛相当热烈，一直喝到下午，大家才尽兴而归。杨守泉本来酒量不大，因特别开心，喝得有些过量，出门送客时醉醺醺地提议：“从今往后，不管谁……谁家生孩子，咱们都要去‘挂红’，不仅祝愿……喜主日子红红火火，同时，也祝愿咱全村……红红火火！”客人们异口同声地响应：“坚决照办！”